

西域史话

千古之谜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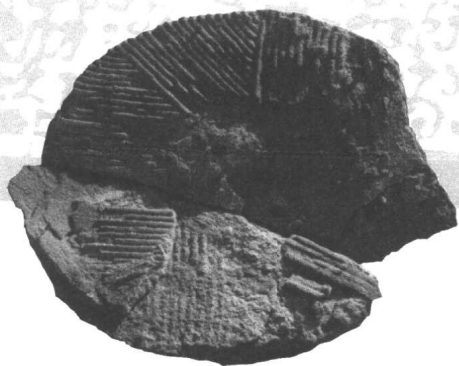
穆舜英 著

西域史话

千古之谜楼兰

穆舜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古之谜——楼兰/穆舜英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8

(西域史话)

ISBN 7-222-03504-4

I. 千... II. 穆... III. 楼兰—地方史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034 号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陈 涛

西域史话

千古之谜——楼兰

穆舜英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25 字数: 92 千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2-03504-4/K·329

定价: 10.30 元

前 言

1901 年春天，瑞典人斯文·赫定探险队在罗布泊地区探险时，在被人们视为死亡禁区的罗布荒漠中发现了中国古代楼兰国的遗址。当斯文·赫定看到木板上雕刻着极为精巧的涡卷纹和树叶纹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一个荒无人烟，一个死寂的荒漠中，竟会有这等高度的文明！在中国的罗布荒漠中发现了“楼兰文明”，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也轰动了学术界，他所发现的楼兰城被誉为是“沙漠中的庞贝城”。

公元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到亚洲腹地探险的热潮，世界各列强纷纷派出了各种名号的探险队、考察队、测量队。当时仅新疆一地，就有俄、英、美、德、法、日和瑞典等国的探险队在这里活动，他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穿行沙漠戈壁，打着地理考察、测量地形、寻觅古代遗址等等旗号，在新疆各古代城址中，在古代佛教寺院和石窟中及古代墓区中肆意盗掘遗物，敲落剥取佛寺中的壁画塑像，搜集各类古籍文物，致使新疆大量的历史文物流散国外。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主权，也给新疆古代历史文化文物的保护和研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至今仍为中国人民所切记。

楼兰国，是古代中国西域地区（即今新疆地区）的一个小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汉朝的史籍《史记·大宛列传》中曾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楼兰、姑师均是古代西域地区的两个小国，均有城市，临近盐泽，汉朝的“盐泽”即今天的罗布

泊。在《汉书·西域传》中关于楼兰国则有更为详细的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怪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能作兵，与若羌同。”又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楼兰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显然是一座重要的城镇，国中曾有人口一万多人，一度曾是东西方往来使节和商旅停留歇息的繁华之地。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个人口集中，来往商旅频繁的城镇，在活跃了几个世纪后，竟在史书中消失不见了，其所在地区竟也沦为荒漠，成为行人的禁区。这千百年来楼兰国到哪里去了呢？围绕着楼兰历史的是一片神秘莫测的疑云。建立于两千年前的楼兰国，它是何时消失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楼兰国人又去了何处？种种疑问，使古楼兰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在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遗址的8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新疆考古研究所有一支考察队到了罗布泊地区。这支考察队的目的，就是寻找位于罗布泊畔在历史上消失的古楼兰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第一次到达罗布泊的古楼兰地区。此后，20年来，对罗布泊、古楼兰遗址的探险考察活动及对古楼兰文明的探索研究，一次又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国内外出版界也纷纷出版了一批关于楼兰历史文化的论文和著作，介绍楼兰，探讨楼兰的兴衰历史。

作者曾有幸参加了 1979 年和 1980 年的两次楼兰地区的实地考察考古活动，那么我们的考察队在罗布泊和古楼兰地区又发现了一些什么？看到了一些什么？今作者仅就有关古楼兰史料和考古资料，对楼兰国所处的时代，楼兰文化的渊源，以及古楼兰文明发展的兴衰历史，作些介绍和探索。

目 录

- 前 言/1
- 一 神秘湖——罗布泊/1
- 二 古代罗布人/20
- 三 大月氏人 匈奴人 楼兰人/35
- 四 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楼兰/41
- 五 汉—晋西域长史府/65
- 六 楼兰—鄯善王国/78
- 七 古城遗址/93
- 八 社会经济的发展/106
- 九 佛教信仰和文化艺术/116
- 十 神秘的消失/121

一 神秘湖——罗布泊

寻找古楼兰遗址及对古楼兰文明起源的探索，都要追溯到罗布泊地区。

罗布泊，位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在罗布荒漠的中心，这是一个古老的内陆湖泊，在我国古籍史料中早就有记载。《山海经》中称“罗布泊”为“泐泽”，《山海经·西山经》中描述：“东望泐泽，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其源浑浑泡泡”是形容源头水的喷涌之声。在《山海经·北山经》中也写有：“敦薨（音 hong）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泽。”古“敦薨之水”即今新疆境内的孔雀河，孔雀河上游为开都河，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后流出即为孔雀河，孔雀河南流至尉犁县，与从西向东而来的塔里木河汇合，而东流入罗布泊。



罗布泊雅丹地貌 刘玉生摄

《山海经》^① 在我国古籍中可称为是一部奇书，它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至汉代初年这一时期，作者为何人已无法考知，但似非一人所为。此书是一部以神话传说为主，但却涉及到许多方面的一部奇书，书的总体约可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书中详述了诸山的山名，并记有诸山的山神：有人面马身者，有人面羊身者，有鸟身龙首者，有龙身鸟首者，还有人面龙身者，有豕（音 shi）身人面者，奇形怪状，不一而足。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评述此书，认为“《山海经》……盖世之巫书”。这一说法很得学术界的认同。《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述巫师活动情况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这意思是说巫咸国的人，他们右手握着青蛇，左手握着红蛇，在登葆山，这是巫师们上天下地的地方。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也写有：“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此段的意思是说：在灵山，有十个巫师，他们从这里上天下地，还采集百药来治病。书中不仅描述了巫师们活动的情况，而且还夹有许多神话传说，这些人面兽身的描述，显然与古代原始部落中盛行的图腾有关。《山海经》将许多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活动的巫术结合在一起的描述，虽然荒诞不经，但仔细阅看，似乎可从这些描述中追寻到一些古代山川地理和神话传说时代的线索。

另一部古籍是《穆天子传》，此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约在今河南汲县）人不准，在盗掘战国魏襄王（公元前 318 ~ 前 296）墓时，从墓中获得数十车竹简，其中就有《穆天子传》5 篇，书中记述了穆天子

① 见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2 月。

巡游四方，在西行中见到了“西王母”之事。此书成书时代至迟应在战国时。穆天子即周穆王（公元前1001～前947），是周昭王之子，姓姬名满。《史记·周本纪》中就记有：“穆王将征犬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由此可知，周穆王在位时曾西行出征犬戎，应是无疑的。这在古籍《竹书纪年》中也有记载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故《穆天子传》一书很有可能是周穆王西行的记录。对周穆王的西行路线，大多数学者认为穆天子西行路线，是由洛阳出发，北行经山西、河套西行；也有学者认为是从西安出发，经六盘山西行。其西行最远的地区，学者们意见纷纭，有的认为最远到达了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有的认为是到达了欧洲平原或在中亚的两河地区，也有的认为是在塔里木河流域，但在《穆天子传》的卷二中曾数次提到“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天子北升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学者们认为此“昆仑之丘”应是指今新疆之昆仑山，“春山”是指葱岭，即今之帕米尔，这都在今天的新疆境内。《穆天子传》卷三中还记述了周穆王见西王母之事，书中道：“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并道：“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鵲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之。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后世有人认为此瑶池，应是指今新疆天山上之天池，周穆王见西王母，也可以说是古人在《穆天子传》一书中留下的一段传说中的佳话。西王母显然是指西方的一个

原始部落的酋长，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也曾提到，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可见西王母正是处于原始部落的一个酋长，以虎豹作为其部落的图腾，从上述古籍中可以得知战国至汉初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对古代西域有许多传说，由此也可窥见当时西域的一些古代地理和原始部落的情况。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汉初时才有了改变，在汉代的古籍中对西域地区作了较为清晰的记载，汉代称罗布泊为“盐泽”，汉代的《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述道：“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其“水东流注盐泽”此水应是指今之塔里木河，汉初人们认为塔里木河就是黄河的源头，河水流到罗布泊后即潜入地下，直至南面的积石山后再流出即为黄河的源头。这一认识到了后汉时期班固写的《汉书》中仍持同一看法，在《汉书·西域传》中写道：“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此时的罗布泊又被称为蒲昌海。

到了东晋时，有一高僧名叫法显（约 337 ~ 422），他去西方求法，曾经过罗布泊地区。法显自幼受佛教影响，博览群经，对佛教虔诚信笃，他年轻时在长安学经，时正值北方处于十六国时期，佛教经义混乱，互相矛盾，僧侣违反戒律之事时有发生，法显为此决心到佛教发源地去寻找真经，在后秦姚兴弘始二年（400）时，

他与慧景等人相约西行求法。法显西行求法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非常之事，当时他们由长安出发，经青海东部，越祁连山，由张掖西行，进入新疆境内，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西越过帕米尔，后又南入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印度，他沿印度河、喀布尔河、朱木拿河和恒河等地区，到五天竺各国拜佛求经，历时达 13 年之久，后又经古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乘船渡印度洋，经南海回国，先在青岛登陆，后又到达东晋的建康，即今南京，时约为东晋义熙九年（413），定居建康译经，于公元 422 年卒于建康。法显在建康译经的同时撰写了一部《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书中记述了他西行求法中所经过的地区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这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为研究公元 4、5 世纪时我国西北边疆和印度各地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法显传》中他描述了途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罗布荒漠的情景，他写道：“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浩供给渡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法显将其经过的罗布荒漠，描述为“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可见当时罗布泊地区已成为一片荒漠，是个死亡之地了。

到了北魏时期，酈道元写了一部《水经注》。酈道元是北魏时范阳地区人，在朝中为官至御史中尉，他在此书自作的序中云：“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大传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酈道元在其《水经注》的河水篇中记述道：“其一源出于阨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汉代时人们认为黄河源出昆仑山，这一观点一直



罗布荒漠 刘玉生摄

到北魏酈道元时还没有改变，酈道元认为黄河水的一个源头是在于阗国的南山，而东注入蒲昌海，也即注入罗布泊。后他又写道：“南河又东迳于阗国北，又东北迳扞弥国北，治扞弥城，西去于阗三百九十里，南河又东迳精绝国北，西去扞弥四百六十里，又东迳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后又写道：“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西流注于渤海。”又道：“山海经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渤海，盖乱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于渤海，即经所谓蒲昌海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知，酈道元所称的南河，应即是于阗河，于阗河从于阗向北流，后与塔里木河汇合，所称的阿耨达大水即是塔里木河，然后流入牢兰海，也即是流入了罗布泊。后人曾认为此牢兰海可能为“楼兰海”之误。酈道元在《水经注》中还写道：蒲昌

海，“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迢，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故蒲昌海亦有盐泽之称也。”由此可见，罗布泊从汉朝到北魏就曾有：“浞泽”、“盐泽”、“蒲昌海”、“牢兰海”之称。

到了唐朝，又有高僧玄奘法师西行求经之事。玄奘，俗姓陈名祿，是唐朝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人，出生于隋朝开皇二十年（600），他自幼出家为僧，与其兄一起在洛阳净土寺学经，后到长安学经，由于他佛学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口才雄辩，在佛教界，很快就声名大振。玄奘在研究佛教经典中，发现国内现存的佛教经典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说法不一，佛教中又派别林立，相互攻击，遂决心到佛教创始者的故乡，朝礼佛迹，寻求真经，“以释众疑”。他于唐贞观三年（629）偷偷离开长安西行，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地区）、兰州，渡黄河到凉州、瓜州，进入西域地区，越过莫贺延碛沙漠，到达伊吾、高昌（即今新疆的哈密、吐鲁番地区），然后由此沿天山南麓西行，经中亚大草原，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进入了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达印度，他几乎遍游了印度全境，参礼佛迹，学习佛教经律，并在古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境内）的那烂陀寺学经，在印度各地先后讲学六年，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到了唐贞观十七年（643），玄奘终于携带所得的佛教经卷，从印度启程回国，他从巴基斯坦经帕米尔入境，又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经罗布荒漠，进入河西地区，在贞观十九年（645）回到了长安。在长安他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传经、译经，并在唐贞观二十年（646）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书中记载了他西行求经，所经地区的所见所闻，“随所游至，略书梗概”，可说是一部玄奘法师西行的真实记录。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当时他所经过的西域各国，如阿耆尼国（古焉耆国）、屈支国

(古龟兹国)、跋禄迦国(即姑墨国)、竭盘陀国(汉盘陀国)、鸟铎国(古莎车国)、佉沙国(古疏勒国)、斡旬迦国、瞿萨旦那国(古于阗国)以及尼壤城(古精绝国地)、睹货罗国、折摩驮那国(古且末地)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述,所以《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具有极其珍贵史料价值的著作,是研究公元7世纪我国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极为宝贵的史料。在此部书中还有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当时印度各地区历史文化宗教活动的情况,显然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亚、西亚及南亚广大地区历史地理、人文宗教情况也极具史料价值。在这部书中他对罗布泊地区也有记述,他称罗布泊为纳缚波,他将古楼兰国称为纳缚波故国。他在书中写道:“媲摩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惟趣城路仅得通行……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且末地也,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复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由此可见,当年通向古楼兰国的周围已是一片荒漠,罗布荒漠被视为人烟断绝,鬼哭神号之地。玄奘称罗布泊为纳缚波,“纳缚”为梵语,“波”即为湖泊之意了。

到了元代,罗布泊则被称为“罗布淖尔”,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元代称“罗布”这应是唐音“纳缚”的转写,“淖尔”在蒙古语中是“海”的意思。故罗布泊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的,其地理位置也是清楚的。但是到了公元19世纪末,关于罗

布泊的地理位置却在国际地理学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是由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引起的。



楼兰地区风化地貌 刘玉生摄

公元 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人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我国新疆的罗布泊地区进行探险考察活动。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出生于俄罗斯斯摩棱斯克省的一个小庄园主家庭。1855 年他中学毕业后即应征入伍，1861 年考入了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863 年去波兰，任俄军中尉，1866 年他调入西伯利亚军区任职，1869 年又调至彼得堡帝俄总参谋部任职，从 1870 年至 1888 年他从事中央亚细亚地区的考察活动。“中央亚细亚”这一提法，最先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当时是指包括中国的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在内的大约有 600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普氏在中央亚细亚的考察活动，其中有 4 次是在中国境内。1870 年 ~ 1873 年他第一次考察活动，从恰克图出发，经张家口进入北京，从北京出古北口，进入蒙古境内考察，后又渡黄河

进入甘肃，又入青海，沿途考察了黄河河谷、贺兰山、腾格里沙漠，在青海还考察了喇嘛教，在青海湖考察后，进入柴达木盆地，原企图越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后因经费不足，只好原路返回。1876年~1878年普氏又开始第二次中国之行，这次他先到新疆伊犁，越过那拉提山谷，考察了裕勒都斯盆地，到了库尔勒，考察了塔里木河、孔雀河和罗布泊，到了若羌，又考察了阿尔金山。次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罗布泊地区活动了50天，据记载：“他乘小船周游了罗布泊，走遍了湖岸边的所有村庄”还“画了沿岸的地图”，对湖区作了天文测量，研究了候鸟迁徙情况，搜集了鸟类标本，他后因母亲去世才中断了考察返回俄国。就在这次考察中他对于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提出了异义，他认为中国地图（指《大清一统舆图》）所标罗布泊的位置是错误的，认为“罗布泊应在中国地图所标示的湖的位置以南很远的地方”。他在考察报告中称：“罗布泊这个湖，确切些说是长满了芦苇的沼泽，其形状是一个从西南向东北伸出很远的不规则的椭圆形的湖，湖深平均不超过3~5英尺，湖水清澈，是淡水湖，只是在其东部的水稍有咸味。”（见（俄）尼·费·杜勃罗夫著《普尔热瓦尔斯基传》）。他的考察报告发表后，即引起西方地理学界的震动和争议。1879年~1880年普氏又到中国进行第三次探险活动，这一次他的目的地仍然是要到西藏拉萨去，他从俄国境内斋桑出发，进入新疆后，溯乌伦古河，到巴里坤，翻过天山到哈密，然后南入甘肃，从党河河谷越祁连山进入柴达木盆地，再越布尔汗布达山，抵可可西里山，向南抵长江的上源木鲁乌苏河谷，再沿河谷而上，到达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境内，他的考察队沿途均为藏民所阻，普氏不顾阻挠，一直到达了那曲，但终为拉萨当局严辞拒绝，使得普氏不得不折回青海，后转